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4~19

2014年4月29日

中國夢的文化解讀

— 讀王小強《千古執著大同夢》

梁中鋒

自 18 大後正式報幕，“中國夢”像一句溫暖人間的咒語，迅速竄紅媒體網絡、大街小巷。作為中國人民發出的最強音，“中國夢”也成為地球村村民們爭相評議的熱門話題和各國智庫高度重視的頂級選題。

圍繞中國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話，從各方面多角度闡釋“中國夢”的內涵與特質及其實現的基礎與條件，最系統、最深入、最全面的莫過於“四個要講清楚”和“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還有一個叫文化自信，已經完全浸透在這些闡釋中了，隨著踐行夢想的過程推演，對這個自信的正面正式的詮釋，只是時間問題，這乃是涉及“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這個古今中外恆久不變的終極追問。

王小強著《千古執著大同夢》這本書 2013 年 10 月出版，是部奇異的作品，正文 140 頁，詳盡完整標識加評語的註釋和參考書目卻達兩百多頁，而且用的是小字，可謂注心磨血之作。無怪王小強稱之為交給南懷瑾老師的“一份作業”了。書名開宗明義，其視域廣度是從黎民百姓到天下人心，其時間闊度是“上下五千年”，其學術深度是古今諸子“百家”（正面的反面的），其“發心”卻是簡單至極：立公心，行法願。

為此書評，做不到深入詳盡全面，謹以下面幾段感知做個引子，以饗同發此心、行此願的同道中人。

行法願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楞嚴經則說，“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南懷瑾老師說，易經是“經典中的經典，學問中的學問，哲學中的哲學”，最高最高的思想，一切中華文化思想，都源自易經；而“真正的修行，最後就是一個路子：行願。”

王小強這樣描述他寫作本書的緣起：“世紀交替，朋友聚會，王岐山提出改革到這份上，摸著石頭過河 20 多年了，應當從基礎理論層面，認真清理思路了。中體西用最成功的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所以也就不存在什麼幾個階段不可逾越。”百代都行秦政制，千古執著大同夢。東方文明，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均富，就是多數人共同富裕，就是追求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的社會理想，這不僅是民族復興的希望，也是人類進步的方向，這才是天下人認同的“普世價值”。

中央體制與百姓福祉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不管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後，不管是前30年還是後30年，中國的“大一統”似乎妨礙了不少人，總是時不時地受到質疑和詆毀，恨不得唯將其大卸十數塊、幾十塊不能痛快。此情景我們1840年以後已經見多了，奇怪的是這三五年這調調居然又能甚囂塵上、弄風弄雨。統一還是分裂，自古以來就是百姓福祉的晴雨表。中國的“大一統”國家形態始終與一般現代意義“國家”類型有別，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文化積澱和歷史傳統決定的。不立統一大長城，難逃游牧民族的反復襲擾荼毒，難逃歐洲墮入黑暗的中世紀的命運，長城在世界史上被賦予了關鍵作用，它的數千年存在比什麼都重要。文化的統一早於政治的統一，羅馬與秦漢兩家皆如此。為何西方墮入黑暗東方屢創輝煌？中國春秋時代之侯國，論規模與體制，實已和此後西洋的現代國家相差不遠（許倬雲）。作者以頗有諷刺意味的精煉語言指出：“智叟愛自由，衆生要平等。”中國大一統的世界歷史偉大意義是明晰的，今天更是昭昭然。中國文化幾千年，必定會產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市場經濟與均富

當代中國的和平崛起，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引入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今天我們面對的諸多社會經濟生態政治的嚴重問題也夾雜而來。金融大鱷索羅斯都能認識到：市場價值是“超道德”的，而社會價值則是道德的；適者生存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標誌，利潤動機成為了一種特殊的道德原則，市場經濟的“超價值”破

壞了“道德”，無所顧忌毫無負擔的人常常會走在前面，整個社會就會失去道德基礎。清楚得很，對於“中國夢”，市場經濟是用不是體。市場經濟是缺德的。

與“常識”相左，據作者考察，中國古代早已歷經了相當充分市場經濟，並領教了其鉅大無朋的社會解析力、破壞力，並產生了最有效抑制和整治兩大方法：以鉅商抑商（因為鉅商對個中貓膩門兒清）；中央對戰略資源的統籌運用。幾百年來，西方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平均每七八年就有一次，羅斯福總統應對美國 1929 年始的十年經濟大蕭條也同樣運用了上述兩大手段。

每臨社會轉型期，到底是誰與民爭利？在遠古，是貴族豪強；漢以降，富商大賈豪民官僚。圍繞桑弘羊和《鹽鐵論》的褒貶爭議兩千年持續不斷，至今未休。天才桑弘羊 13 歲即從政，先後執掌中央金融近 60 年，雖屢立奇功屢奏鉅效，司馬遷在《史記》、班固在《漢書》仍不為其立傳。原因何在呢？大史家秉承內聖外王之魂魄，重道不重利也。

士農工商的道德排序

猶太人群被視為沒有靈魂沒有人性的社會形態，因其推廣了金錢原則（資本主義）。識字貴族蔑視勞動和經營是歐洲現代以前長期落後的根本原因。中國古代（秦以前）就是市場經濟，是既興農又興商。西漢時，鉅賈豪強依賴其富可敵國的物質財富達於權勢巔峰，“士”作為抑制重器，登上廟堂，並行以商抑商，後經歷舉賢能、辦教育、行科舉等步驟逐漸制度化，士大夫成為“四民”之首，國家治理人才藉此獲得解決，兩千年延綿不斷。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謂之“士”。全世界一百五六十國以上，

唯中國社會獨有“士”。把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等同是天大的錯誤。士大夫修齊治平，克己復禮，破心中賊，不斷超凡脫俗，成道就是證得無我。與西方知識分子大相徑庭的是，“士”不僅僅是積累知識的分子，更是受教育者和教育者，是布“道”者，是德化王道道統的承載者、踐行者，是智識分子。有失必有得：“少數豪強怨，多數窮民悅。”得者，德也。以德治國才能依法治國。王小強說：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中國文化和政權始終自我標榜為人民服務，意識形態法律規定制度安排機制建設，全照著天地無私，日月光輝的境界來設計，讓人用佛（而不是私慾）的標準度量衡。中國文化的好人壞蛋，君子小人，高貴卑賤，偉大渺小，美好醜陋，不論出身血統，地位高低，財富多寡和文化教養，只看道德水平。中國文化求仁得仁，其他文明不可企及之處在於，大公無私假戲真唱，高不可攀，心嚮往之，雖不能及，“離道不遠矣”。

南老師說，一個人沒有內聖修養功夫，欲想齊家治國達到天下太平，是沒有可能的。這一切，文化虛無主義者們不能理解，不肯理解。細看 18 大後的言行，我們可以欣慰地說（我半年多前已經說過）：“士”氣高漲，“士”不可擋，夢想可期。

君子與小人

君子修德成聖。治大國如烹小鮮。治國乃聖人之餘事。道德就是道和德。王小強斷言：偽君子好過真小人！問題來了：人們不是寧可與真小人交涉也厭棄偽君子嗎？中國歷史上的偽君子壞朝政害忠良荼毒百姓的史實還少嗎？帶有明確道德指向性的社會政治文化體系是否能支撐中華文明幾千年的大廈？王小強的答案是：能。正是“君子之劍”數千年來始終高懸，即便是偽君子們

也不得不極盡所能喬扮正人君子，扯起正義、天道、為民和護道的旗幟，雖跌宕起伏，在道統廟堂卻始終邪不壓正，這才維繫了中華文化的傳承文明的繁衍和壯大，這才免於像歐洲那樣早早墮入唯利是圖、利益最大化的“動物世界”，免於像衆多曾經輝煌燦爛一時的文明古國那樣莫名地崩解斷裂、消失在歷史的褶皺中。

天理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與文明是儒釋道的有機融合體。在中國，不管什麼主義和思想，都離不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也可以用更為簡潔的兩個字來表述：天理。天理是什麼？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慾，天必聽之。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民心即天命。孟子重言民，故可以有政治而無宗教。天理就是民心，就是百姓福祉，就是民貴君輕，就是絕大多數人的現代化，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己所慾、亦不強施於人，就是和而不同、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中國夢

天下大同的理想在華夏大地綿綿數千年，千難萬險，始終不渝。中國自古就不是、或不限於是一個“國家”，而是“天下”，公天下。錢穆說：“中國人言家、國、天下。西方人有身無家，有國無天下。……繼自今，中國文化已可供當前世界以大用。”梁漱溟說，中國是個大熔爐，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習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

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 170 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我們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我們也能夠繼續拓展和走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所以，中國夢是以人為本、是四海、是天下、是普世價值。中國自古就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土壤和智識理想。

前些年間，這一偉大理想與實踐，在多數人看來似乎漸行漸遠，其實從歷史長河的闊度瞧也不過是短短一瞬間的必然偏差而已。今日再看，雖然前方仍然風大浪疾不可輕慢，卻是輕舟已過萬重山，正氣上昇如噴薄欲出之紅日，玉宇澄清不是神話，有待聖賢君子 and 國人齊努力，實現夢想，達到天下大同，值得國人和世人（首先是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期盼，期待，期許。

國運

18 大後天命昌明，國運興盛，幾乎天天都是新氣象。南懷瑾老師生前多次明確預言即將全面興盛的國運，他在幾年前算歷史命運時，更肯定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自周公以下，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後有漢武帝、董仲舒等；又過了五百年，出了梁武帝和達摩；再五百年後，就是宋明理學家王陽明等；之後五百年就是現代，是中國文化自周公以來的第七個五百年。按照中國五千年文化另外一套計算命運的算法（邵康傑 / 邵雍算

歷史命運的算法)，我們正處在國家民族倒霉和轉運的時候，1980年代轉運後有二三百年的好運，比漢朝，唐朝，清朝的氣勢還要大。“屯卦是一個很好的卦，為艱難困苦中建立新氣象的卦，同我們目前的國運正相關。”

警惕戰爭

所謂現代主權國家的主要任務只有兩條：戰爭和備戰。作者引用錢穆的話說：“儒家本持世界主義，不限於自理其國。中國向不成為一帝國。西方有帝國有所謂大帝，中國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思想。”中國不喜戰爭，不對外訴諸戰爭，但也不懼戰，做好充分戰爭準備是和平的前提。中華文明史和人類文明史上戰與和的博弈，我們還看得少嗎？和平不是求來的，是戰爭（或備戰）的結果。和平是和諧的前提；和諧不是唯唯諾諾。

南懷瑾老師在總序裡說：“小強的文章言論每有意氣。其實，一個有報負的青年，有感而發，大多有這份習氣。”我感覺這是高度讚揚，也是期許和鞭策。小強此書帶著意氣。同時，無形之中設立了相當高的閱讀“門檻”。不關心民族復興天理人心天下興亡大“道”者免讀，沒有一定學術素養且有恆心耐心者難讀，向書中求諸“黃金屋、顏如玉”的就省省吧。

毋庸贅言，如今網絡發達紙媒告急，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來源多樣化且碎片化嚴重，據說已經很少有人讀書了，更不要說認真讀書思考辯析了。然而，民族的復興，國家的興盛，夢想的實現，永遠都是由那些靜得下心來認真讀書、仔細想問題的人們決定的。有人說過，讀一部經典，勝過讀一萬本雜書。